

藏通考卷之三百九

淺草文庫

宋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物異考

明蘄陽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詩異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

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謠衲服黑衣振振衲服鶉之賁賁天策

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犇師古曰犇者奔焯音吐是時號為小

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

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偃

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鶉火中必此

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

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

異物 詩異

藏通考卷之三百九

一

崇禎三年重刊

迺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而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謂
里克不鄭國人不說師古曰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
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
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師古曰伯

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鸚之鶴之公出辱之師古曰鸚音

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師古曰饋鸚鶴跣跣公在乾侯師古曰

日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微蹇與襦師古曰微求也蹇袴

跣跣行貌也跣音誅乾音干微蹇與襦也言公出外求袴襦

服鸚鶴之巢遠哉搖搖不安之貌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

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稠甫宋甫也言昭公欲去季

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鸚

公攻季氏故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

名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

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鸚

鶴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

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

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張公子時相見

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

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

虎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

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銅鑊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鑊也銅色青

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鑊讀與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

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成帝時訶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

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

物異

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元年帝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四七入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

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爲主也

羣臣奏以爲受命之符光武乃命有司設壇場以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鄗爲高邑

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遂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王莽末天水童謠日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

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

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按順帝

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父專國柄太尉李固以

清河王年長有德欲立之冀白太后策免固而立桓帝固是月

幽斃于獄暴尸道路而胡廣趙戒袁湯俱封侯云

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

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隴胡按元嘉中涼州

諸羌俱反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

委棄但有婦女收獲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

請爲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

百乘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姘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

崇禎三重刊

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按此皆謂為政
 貪也城上烏尾畢通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飲
 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
 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
 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死何用百乘
 羣闖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生言寄一
 徒也且又弟以廢黜身無嗣懸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
 國之君鮮犢後徵王膺斯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
 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河間姪女工數錢
 班入河間迎靈帝也一作本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
 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苦不
 足使人春黃梁食之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
 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
 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碎豪賢及大姓按
 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賣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
 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六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
 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鬻
 復鬻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
 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專作威福禁錮黨人茅
 田一項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法度也四
 方纖纖不可整者姦惡大熾不可整理鬻復鬻者京都飲酒
 相強之辭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
 尚可言但禁錮後年饒者陳寶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
 合諧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居無幾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

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象貌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接到

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

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遠此為非侯非

王上北芒者也英雅謂曰京都童謠段珪言河關最進獻帝臘月

氏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

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鳥獸聚散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童逃遊四郭童逃蒙天恩童逃

帶金紫童逃行謝恩童逃整軍騎童逃重欲發童逃與中辭董

逃出西門童逃瞻宮殿童逃望京城童逃日夜絕童逃心摧傷

童逃卓改為董安按董謂董卓也言雖拔扈縱其殘暴終歸逃

竄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上為已發大禁絕之

無驗競飾偽服以湯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

有識者切言舊曰世人次日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限其期也

其間無幾天

下六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

千里草為董十日不得生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

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不摩上以臣

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

比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為地當

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二年袁紹攻瓚

大敗紹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中

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

堅城觀時坐視圍戮斯

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

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

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言十三

年表又當死民物移諸冀州也于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

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

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

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

勿異

詩是

文獻通考卷三百九

五

魏明帝大和中京師歌堯鈴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衰

景初初童謡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來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謡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思聞此謡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蕭韋單衣箴鈎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及語石子堀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蓆席裹身篋束其要投之石子堀後聽恪故吏收歛求之此堀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鼯徒何反鳴童謡曰白鼯鳴龜背平南郡城

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

也明年諸葛恪敗弟欽鎮公安亦見襲古利及欽服

之而死鼯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

公錡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然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

足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

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錡司馬如之

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衝力游渡江不畏岸上獸

但吳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舉
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
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
不拊翮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
亂者相繼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與幾四十年元帝興
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乃亂反而少斷局縮肉者有
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
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戚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
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在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墻
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以蘭歸形街郵終為

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被廢
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此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
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初荆筆楊板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
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非何峨五
反千歲髑髏獨反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龍盧紅啣音比至
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
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慈呂嚼
反在爵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太郭論長日時童謠曰屠塗蘇郭日復
兩耳當見瞎詩銘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
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

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衆成都西
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
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
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
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
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
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
惡晞奪其兗州際難遂備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
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呼宏反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音揚州破
換敗吳興覆甌音甌反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

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
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
南故其論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
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
堙暗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克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
縣克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
甌甌甌瓦器又小於甌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
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
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死石峻弟蘇石也峻
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噹噹音噹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
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危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

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一賜以

馬韁君良反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太和末童謠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

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己子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音子曲中又曰黃曇

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氏林反為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

被拉颯上盧合反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又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荊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音乎天公誅謫汝教汝捨乃龍喉龍喉喝於介反復喝京口

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音乎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誅而誅之也捨龍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

噤焉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

下相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捍黃字一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上烏浩反下奴浩反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

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反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歐越北流

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丁角反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

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花為荻徒歷反蘆生不止自成積

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之敗斬

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蘆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日闕嘆闕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黜反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宮闕嘆嘆之應也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翁年老群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反耕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符生時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生誅其侍中太師魚遵及其子孫後符堅殺生而代之堅封東海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東

符堅初童謠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符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

復清符詔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當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卒為姚萇所殺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祲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縣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

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

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日
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
陵南有地名三湘卽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
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官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爲務
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
青絲爲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
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擒本名擒獸黃斑之謂也破
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但
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

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冠來無際畔功未畢而
爲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歌詞甚哀怨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
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
以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未門

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者蓋指後主獨行無家盛草言荒穢隋
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

臺當水也其言皆驗
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

起黃塵汗人衣阜英相料理及僧辨成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
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辨阜英

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謂江東謂殺羊角為阜茨隋氏姓楊楊羊也終滅於隋云

齊神武始移都於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効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為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裏燃燈澄滅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各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明即位一年而崩此其効也 又童謠曰

一東藁兩頭然河邊羗羗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羗羗為水邊洋指文宣明也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欲殺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遂為士開所誣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旱九月喫餅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為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罇但滿酌時穆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杷淨掃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蹄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二年而崩

隋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為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湏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欲歎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殺即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一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宮丹

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殺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為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唐竇建德未敗時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

首自消滅

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

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

橈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永淳九年七月東都大雨人多殍殍先是童謠曰新禾不入箱

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墻

高宗自調露中欲封嵩山屬突厥叛而上後又欲封以吐蕃入寇遂停時童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

衣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常也樂

龍朔中時人飲酒令曰子母相去離連臺拘倒俗謂杯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又里歌有突厥塩

永淳後民歌曰楊柳漫頭駝

垂拱後東都有契苾兒歌皆淫豔之詞契苾張易之小字也

如意初里歌曰黃麀黃麀草裏藏彎弓射爾傷其後王孝傑敗於黃麀谷

神龍以後民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鎌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烏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胡也金駱駝者虜

獲而重載也

安樂公主於洛州造安樂寺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景龍中民謠曰黃犢犢子挽紉斷兩足踏地鞦韆斷城南黃犢犢子韋又有阿緯娘歌時又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玄宗在潞州有童謠曰羊頭山北作朝堂

天寶中有術士李遐周於玄都觀院廡間爲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人逢山下鬼環上擊羅衣而人皆不悟近詩妖也又祿山未反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氍毹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騎高竿人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

德宗時或爲詩曰此水連涇水雙眸血滿川青牛逐朱虎方號太平年近詩妖也朱泚未敗前兩月有童謠曰一隻筋兩頭

朱五六月化為蛆

元和初童謠曰打麥打麥三三三乃轉身曰舞了也
大中末京師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曰拔暈

咸通七年童謠曰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後看顛狂

十四年成都童謠曰咸通癸巳出無所之蛇去馬來道路稍開
頭無片瓦地有殘灰是歲歲陰在巳明年在午巳蛇也午馬也
僖宗時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弩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乾符六年童謠曰八月無霜寒草青將軍騎馬出空城漢家天
下西巡狩猶向江東更索兵

中和初童謠曰黃巢走泰山東死後翁家翁

宋皇祐中廣源蠻酋儂智高反陷邕州時謠言曰農家種糴家
收後宣徽使狄青討平之

紹興中鼎澧劇盜夏誠劉衡二寨據險不可破二盜有口占末

云除是飛過洞庭湖後卒為岳飛所破

二年李綱帥長沙道過建寧有僧宗本題于邑治之壁曰東燒
西燒日月七七後數日江西盜李敦仁入竟焚其邑乃七月七
日也

二十五年春秦燬謁告建康游茅山題詩板揭于華陽觀梁間
是晚視之其側隱隱有白字可識末云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
馨香一土堆是冬檜苑

淳熙中河決入汴梁宋間為之語曰黃河災天水來天水國姓
也遺黎以為恢復之兆時淮西競歌汪秀才曲曰騎驢渡江過
江不得又為獠舞以和之後舒城狂生汪格謀不軌州兵入其
家縛之其子拒殺聚惡少數千為亂聲言渡江事平格亦伏誅
七年正月行都餘杭門外墻壁有詩言曰頗涉恠後廉得主名
校遣之主管城北廂劉君聲以失察異言坐削秩其詩不錄

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傳四方莫詳其指過紹熙二三年其事始應于兩宮

紹熙三年都城市井有取程頤語錄語雜以穢褻盛行于市朝廷知而禁之後三年偽學之禍乃作

嘉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詞末皆曰東君去後花無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

淳熙末上以恢復之占訪莎衣道人何者何授以歌詞末云胡孫死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後金酋葛王死其孫璟立不以序諸酋爭立內亂志士以撫機為惜

慶元四年三月甲辰有鄉童置詩謠達御前者上諭宰臣究其事詩亦不錄

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鐵彈子白塔湖曲是冬有盜金十一者號鐵彈子聚眾剽掠不可制賊常稍平謬傳其闖矩白塔湖中帥

臣以聞後屢出獲之諸暨縣始就僂

開禧二年鄂州民謠塞上將軍少城南從事多且威不可問恢

復竟如何時權臣開邊鄂為宣撫使置司多僻親故幕賓聚城

南為酣縱云

南齊書云
對京收何執對中開...
開...
相...
...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斬陽 馮 天馭 應房 較刊

物異考 訛言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

女陳持弓年九歲師古曰虜上地名也音斯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

門殿門內諸衛戶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旬盾

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

將因女寵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歷弧之祥易曰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

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

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易傳

曰妖言動眾茲謂不信路將亾人司馬死

勿異 化言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 崇禎三年重刊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通里衣絳衣

小冠帶劔之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殿之東門也上前殿入

非常室中如淳曰殿上室名解帷組結佩之師古曰組綴類所以繫帷

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拷問褒故公車

大誰卒應劭曰在司馬殿門掌誰呵者也服虔曰衛士之師也

也而應氏乃以誰諱為義云大誰呵不當厥理後之學者輒改

長令此卒者長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而變易其常也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

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哀帝卽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退

故因是而見象也姓各章服甚明徑上前殿路寢入室取組而

佩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就國天下寃之哀帝徵莽還

京師明年帝崩莽復為大司馬因此而篡國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撮一枚如淳曰橐麻苧也

被髮徒踐師古曰徒踐也或夜行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

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復京師郡國民聚會里

巷阡陌設張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毋告百

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師古曰樞門

對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

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

之心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

內師古曰闌門櫺也音魚列反與疆外師古曰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

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

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傳並侍帷幄布於列位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舉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

春秋所譏亡以甚此師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也周后娶寵而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
王莽為大司馬誅滅丁傳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大后
莽之應云

按訛言惟唐史志置之詩妖之後諸史皆無之惜錯見
於言不從及人病條下今撮取其語言之妖異類世俗
所謂語讖者立訛言一門云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碧女子名也曰高皇帝

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二年十一

月立國將軍建奏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

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下妻猶小妻劉氏當復趣空宮趣

促 叔繫男子即長安姓武字仲大逆無道請論如法

天鳳元年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萬

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惡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
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去死從子今專王事此不從
而僭也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

鬚眉良是觀者數萬自山悉道路斷絕到中元元年二月張角

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

外屬因其疲餒幸而勝之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上

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走求索

不得不知姓名蔡邕以為類成帝時男子王褒入宮事以往况

今將有任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

作亂竟破壞應劭曰尚書春秋左傳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膠

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帝舜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其後

切莫 卷之三 三

董卓自外入廢帝殺后梁大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袁山松曰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異斯乃曹氏滅漢之證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

後主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其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且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

魏齊王嘉平中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言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遂入河楚王處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狐愚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俱死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其後問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問大司馬府大呼曰

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罔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罔敗即甲子旬也

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于寶以爲禁庭尊祕之處今賤人逕入而門殿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人嘗得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言曰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嘗燒鐵以灼之於是倉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布衣大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貨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不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

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出不由外也大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詔聞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土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眾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大膽可救之效也

湘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大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闔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初改年為大亨選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也玄纂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

符堅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也

宋明帝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代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立咸言為驗術數者推齊高祖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之言其在此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至鬱林王果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時小史姓皇名太

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黜於外易名太子處士何
黜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
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文惠太子
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東昏以暴虐殞南康
王寶融即位禪于梁以弒殞謚和帝其言乃驗焉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張張取人肝肺及血以
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大通五年十二月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
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

武陵王紀僭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撝曰王不克矣
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
曰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陳後主時諸省官人多稱省主北齊末亦有此稱識者以爲

將見省之兆未幾國亡

後齊文宣帝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字子才字之曰正
道帝曰正一止也吾見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後卒
爲常山王所廢殺

武成河清三年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

後主武平七年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子恒
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歸離其字爲宇文亡日其年六

月帝崩

隋開皇初梁主蕭琮改元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爲字軍
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後琮朝京師被拘留不反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
人上書言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

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為羸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為羸殃帝不憚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終失天下為楊氏之殃

煬帝改元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為大苦未也尋而天下變亂率土遭荼炭之酷

唐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棖棖殺人以祭天狗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閭中取人心肝而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劍自防無兵器者刻竹為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族鹽

開元二十七年十月改作東都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明堂下以為厭勝村野兒童藏於山谷都城騷然或言兵至玄宗惡之遣使慰諭久之乃止

天寶三載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棖棖捕人取肝以祭天狗人頗恐懼畿內尤甚遣使安諭之與貞觀十七年占同

天寶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河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轉便捷為巧時又尚之破者盡破碎云

建中三年秋江淮訛言有毛人食其心人情大恐朱泚既僭號名其舊第曰潛龍宮移內府珍貨以實之占者以為易稱潛龍勿用此敗祥也

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生取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筭往往陰相告曰某處失幾兒矣方士言金丹可致神仙蓋誕妄不經之語或信而服之則發熱多死如其所戒云小



見無辜者取其心肝將有殺戮象 劉從諫未死時潞州有狂人折腰於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斬之

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有獾毋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見鬼眼晃然如燈焰民益懼 黃巢未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

僖宗時里巷鬪者激怒言任見右廂天子

晉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字為語助如言得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趙字兼之者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為北虜所縶而謠言益盛洎趙太祖受禪始悟焉

天福末宣州太平縣掘地得石記云天子冀州人時李景據江表名其子曰冀欲以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

開運宋州宋城縣有異僧常挾彈持銅丸走榛莽中如飛指其

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

後周顯德六年二月癸巳有一人敝衣冠闌入中書升政事堂據床而坐堂吏叱之曰何人遣爾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教我來此吏具白其事於宰臣宰臣密令遣之尋不知所適其年六月十九日世宗崩明年正月四日大宋受命

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鑄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為此偈大書于板曰巾幕之人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幕之是時名臣陸偓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鑄其偈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

物異
自有憑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
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
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
年襲位卽鷄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
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也潘美營其北是安
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戊寅歲淮海王錢俶舉國入覲
卽東隣也家道闕者意無錢也隨虎戊寅年也

宋建隆中京師士庶及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三來子聲調清逸
徧千里巷自建隆至開寶凡平荆湖川廣江南五國而中原混
一矣時西川孟昶賦歛無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旣乏緡錢唯
仰在質物乃競書簡札揭于門曰今召主收贖又每歲除日命
翰林爲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
以其非工自命筆題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昶以其年正月

十一日降王師卽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
名也召與趙贖與蜀同音

開寶初廣南劉鋹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人桶又鋹末年童
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鋹識
者以爲國家以火德王房爲宋分羊未神也雨者王師如時雨
之義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太平興國中京師童兒以木雕合子中有竅藏掖下蹙之有聲
號爲掖底鬧後盧多遜有罪投荒人以爲讖其在肘掖而干國
與也

雍熙中京師人破竹爲細縷以五色紙爲胡蝶綴其抄兩兩相
對手撚之遞相飛觸謂之鬪胡蝶其後河朔類歲用兵

天禧二年五月西京民訛言有物如烏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
犬狼狀攬人民多恐駭每夕重閉深處至持兵器驅逐者六月

乙巳傳及京師云能食人聖巷聚族環坐叫譟達曙軍營中尤甚而實無狀意其妖人所為有詔嚴捕得數輩訊之皆非

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初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智高果為書所破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决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重口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必懲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太

能一夕之權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

八月有都城東門外鬻粟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何人向門戟手出悖詈語且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之所為者乃於獄中盡之

建炎二年十一月駐蹕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為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鞠之不得姓名上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虜犯維揚三月有羽受之變

紹興元年四月庚辰閬州有狂僧衰經哭於郡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閬距行都萬里逾月而遺詔至十二月越州連有火後民訛言相驚十六日當再有火樞密院以軍法禁之乃定

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座曰我太上皇孫來報計音鞫訊終不語是冬高宗晏駕明年八月王嘉

紹熙元年三月行都市人夜以殺相驚奔避者又乃定與漢志永初民相驚同占

紹熙二年十二月庚寅昧爽成都府有人衰服入帳門大呼聞帥京鏜姓名後八年鏜薨相位蓋慶元六年前五日光宗晏駕後四日皇子冲温郊王薨時慈懿皇后梓宮在殯

嘉泰二年六月故循王張俊家火後旬日市井訛言相驚有絳衣婦人爲火殃下墜都民徙避晝夜不遑寧處此訛言也禁之後亦不火

慶元六年十月瓊州訛言妖旦流墮民舍郭七家聲如雷通守曾半瓊山縣令移文徃復民驚喧後皆必紉

服妖

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出師公衣之偏衣

謂左右異色其佩之金玦非環日玦以金爲之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

始春夏以服其身則衣之純色也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王者者命以時卒卒盡也閔其也閔閉也衣以龙服遠其躬也雜

色調編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閔之龙凉冬殺金

寒玦離胡可恃也冰薄也龍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梁

繇子養曰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御軍常服弗

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無常金玦

不復君有心矣奇奇怪非當意復及也金玦猶決去不復及後

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鄭子臧好聚鵠冠鵠今鄭文

六惡之使益殺劉向以爲近服妖也

漢昭帝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反注冠應邵曰今法

則註言形側立而下註也蔡邕云高九寸鎖為卷非法冠及高

市也卷音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

去權反也師古曰惇惑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豫也弋獵馳

騶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嬉戲驕慢不敬師古曰騶鹿也宰

音冠尊服奴者賤人實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

冠奴者當日至尊墜至賤也師古曰墜墜其後帝崩無子漢大

臣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

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

冠師古曰方山冠以五采此服妖亦犬既也賀以問郎中令龔

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

反寸下音工喚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

為列侯復有罪死不得置後又人既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

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于也

妾子拜如淳曰無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

私奴容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憤師古曰袒憤帶持弓

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茵也御者錯亂更在

茵上也在天子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塗遠至旁縣大臣車騎將

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

家人之賤事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

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者亡刑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衛

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年矣

後漢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髯

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矣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

妖也其後更始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所
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
邊梁真別傳曰真婦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
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翕然諸夏皆放效此
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
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製頓折其腰脊
令苦頽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
左官徐璜具爰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
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
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
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臣按本傳寅誅左官唐衡具爰
雖危折姦者郡閭相蒙京都未

清
為正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瓦采為系此
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
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狂
楷應木屐之應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粧具下士盡然時有識
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
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
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
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林胡坐胡飯胡笙胡笛胡舞京都貴戚
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
發掘園陵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
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為騎從互相侵

奪賈與馬齊窠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
莫如馬詩曰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
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
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者倒植凡執政
者皆如驢也其後黃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克本朝胡夷異
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
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京房易傳曰君
於西園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羣小又於西園賣官天
戒若曰在位多非其人如狗而冠也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賈服
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
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貴戚嘉會皆作鬼懼酒酣之後續以
歌魁懼喪家之樂

貴戚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白靈帝崩後京師
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懼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
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
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匱乏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帽若
反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為縞素凶喪
之象也名之為恰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時著繡帽披縹敷紹統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
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薛音服尚不以
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
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
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

銅鑄人以象之魏法國亡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
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
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
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
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剃音靡角過於耳蓋其俗自操束
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
以刻薄相尚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
曰上饒奢下儉通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
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一宵此君衰弱

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王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
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尚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為
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
不崇實也于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
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
應也及天下擾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
也

秦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音槃及為羗裘音裘多貴人富室
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

太康中又以氈為紕與帕同莫格反方言帕頭縹頭也南楚江
頭字書帕頭巾
者也燥且消反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
夫氈毳此為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紕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
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羗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

卷之三十一 物異 月女 七

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負男子頭方首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主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按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瑋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誓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緇急束其環名曰擗胡結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天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徒狠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因為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賸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為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皆兵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永嘉之

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弥甚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弥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醜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為乾君道也翼者推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馬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

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為衣者又上短帶纒至于披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帽七通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帽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履者蔭皆達楸扶然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髮皮義既多不可

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殮殮皆刻木及臘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音保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輜音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齊武帝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自蕭詵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謀亦誅死之效焉又武帝時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篡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紗為帽半其袞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問語好云擾攘建武云

是朝士勸進實為忽遽倚勸擾攘之言驗

東昏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散髮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又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簪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帚向後結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刁敫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首名曰假兩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為庶人假兩之意也

後齊婁后卧疾寤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髮幘又為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為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死內作貧兒村親衣縷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業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測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喝曰

高末高末蓋高氏連祚之末也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雞及碎瓦於市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隋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頌巾製同樂幡軍幟婦人為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廢而遇害世積坐伏誅

唐初宮人乘馬者依周舊儀著幕離全身障蔽永徽後乃用帷帽施裙及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幕離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太尉長孫無忌以為羊毛為渾脫氍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

脫近服妖也

高宗嘗內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帶皂羅折上市具紛礪七事歌舞于帝前帝與武后笑曰女子不可爲武官何爲此裝束近服妖也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鸞鳳之形仍爲象牀犀簾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裘正視爲一色傍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公主又以百獸毛爲鞞面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其鳥獸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鬚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皆服妖也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韋后昧嘗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能枕以宜男亦服妖也

景龍三年十一月郊祀韋后爲亞獻以婦人爲齋娘以祭祀之服執事近服妖也

中宗賜宰臣宗楚客等巾子樣其制高而踣卽帝在藩邸時冠也故時人號英王踣踣也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道士尹愔爲諫議大夫衣道士服視事亦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爲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鬢爲首飾而好服黃裳近服妖也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裳逐水流

元和末婦人爲圓鬟推髻不設髻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圓鬟者上不自樹也悲啼者憂恤象也

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纖如綾縠前代所無履下物也織草爲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斜闖茸泰侈之象

北符五年維揚人爲帽皆冠軍士所冠者又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裹幞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斫尚書頭此斫將軍頭此斫軍容頭近服妖也

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爲囚髻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爲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昭宗時十六宅諸王以華侈相尚巾幘各自爲制度都人倣之則曰爲我作某王頭識者以爲不祥

蜀王衍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陸垓國人皆效之

宋太祖建隆初時嘗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江南李煜末年有衛士秦友登壽昌堂倚覆其鞵而坐訊之風任不寤識者云鞵有覆也其李氏將覆於此地而爲秦所有乎履與李友與有同音趙與秦同祖也又煜宮中盛雨水染淺碧爲衣號天水碧未幾爲王師所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之者天水國姓之望也

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剪黑光紙團靨又裝鏤魚腮中骨號魚媚子以飾面或曰黑水行魚水族皆陰類也面爲六陽之首陰侵於陽將有災明年京師秋冬積雨衢路水深數尺

景德四年春京城小兒裂裳爲小旗繫竿首相對揮颺兵鬪之象也是歲宜州卒陳進爲亂出師討平之

紹興二十一年行都豪貴競爲小青蓋飾赤油火珠於蓋之尊出都門外傳呼于道國朝以火德興赤火祥也又珠者乘輿服

御飾升龍用馬臣庶以加于小蓋近服妖亦僭咎也

又都市為戲加匏中披卧辣執藤鞭羣吹鷓鴣笛撥葫蘆琴效

胡樂胡舞長跪獻酒時狄患僅定上念境土未復利用夏變夷

命有司禁止之與漢靈帝時胡舞唐天寶胡服同占皆服妖也

二十三年士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冠山民採捕胎鹿無遺

九月庚子言者以暴珍傷仁遂申嚴景祐捕鹿之禁

紹興初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尚集翠羽為之與唐志百鳥毛

織裙同占二十七年交趾貢翠羽數百上命焚之通衢至是始立法亦

禁

紹熙元年里巷婦人初以琉璃釵為首飾唐志琉璃釵釧有流

離之兆亦服妖也後連年有飢流之厄

射妖

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起於

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而崩

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

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

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以氣射人也南方謂之短弧即射工也亦呼水弩近

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公將娶齊之淫女故蜮至後女淫於二

叔叔牙慶父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

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試用厥妖國生蜮

哀公時有隼集陳廷而死楷矢貫之楷木名堪為箭箭石弩弩鏃長尺也

有咫陳閔公使人問仲尼對曰隼之來也遠矣昔武王克商通

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楷矢肅慎東北夷石弩長尺有咫

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母亡服服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

之故府果得之劉向以為隼近黑祥禽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

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耗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

之禍為所滅也其後陳卒為楚所滅

後漢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關吏收考問辭

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

假取繁數願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其

矢射玄武門東關吏士呵問首服詔龍以重論賜不連坐其

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

于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

木葉塞其瘡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

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

自知當死

晉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

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

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云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

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

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

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

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

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頓戰沮劔又聽孤虛之言於

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

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

發狂意後主以為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

後主執而斬之其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帝時不

恤國政專與內人閤豎酣歌為樂或衣縵縷衣行乞為娛此妖

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宋淳熙十四年正月閏官諷以小弓射於殿廡為戲弓長尺餘箭纒數寸近射妖也

慶元五年諸軍器械所造筒子弩柳木牌以為戲木弩加以竹筒蔽以方布剔以角篋時朝廷遣使閱習器械射妖之戒若曰除戎器皆見戲也後開禧卒有兵弗戢之禍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十

通考卷之三百十一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新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物異考 毛蟲之異

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春秋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

麋色青屬青祥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時莊公將取齊

之淫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不悟卒取之其後淫于

二叔慶父叔牙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畧同京房易傳曰廢

正作淫大明國多麋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

郎中龔遂曰熊山野之獸而求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

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悟後卒失國

後漢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

安帝延光三年扶風言白鹿見雍潁川言白鹿及白虎二見陽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
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
狼食人陛下覺悟比求隱滯故狼笑息

桓帝永興元年張掖言白鹿見

延熹五年驚馬逸象突入宮殿

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入晉陽南城門齧人

光和三年正月虎見樂平觀又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封事曰
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魏明帝青龍四年司馬懿獲白鹿獻之

吳孫權赤烏六年新都言白虎見

九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仁者王者不
暴虐則虎仁不害也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
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
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以為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
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
水數既極火應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
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
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庚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顯獲以獻天
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居四方後河間
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蝦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邵東之縣當有

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瑒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麇居焉見

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之四科之實麇興於

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王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

石虎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曰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克庭之乘

符健末年猛獸及狼食人行道斷絕

符生既立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

遂廢農桑内外洵懼

慕容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頃更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秋猛獸入郭內為災

梁武帝天監六年三月有二象入建鄴

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廣州計內方晝有狸闖於欄上墮而獲之太清中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尋為僧辨所敗亡至南陽為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忽聞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群鳴

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州陽死喪略盡

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獸暴食人

陳後主禎明中狐入床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魏元明帝神瑞二年射白熊於頽牛山獲之

太武大延元年白兔是於渤海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 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狩入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壁神武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兔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兔入王室其君亡按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

武平末并鄴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狩大

體以白色為主兵之表也又似大近犬既也京房易傳曰君將

無道害將及人夫之深山以全身賊狼食人作帝在州小人無道害將及人夫之深山以全身賊狼食人作帝在州小人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為城雉之狀時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為漸流至并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

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直指并州為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暲等亂山東

武平三年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

隋煬帝大業四年張掖獲玄狐

唐永徽中河源軍有狼三晝入軍門射之斃

永淳中嵐勝州兎害稼千萬為羣食苗盡兎亦不復見
開元二年有熊書入揚州城
乾元二年十月詔百官上勤政樓觀安西兵赴陝州有狐出於樓上獲之

大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師長壽坊宰臣元載家廟射殺之
虎西方之屬威猛吞噬刑戮之象

六年八月丁丑獲白兔于太極殿之內廊占曰國有憂白兔祥
也

建中三年九月己亥夜白虎入宣陽里傷人三詔朝獲之

貞元二年乙丑有野鹿至含元殿前獲之 壬申又有鹿至含

元殿前獲之占曰有大喪

四年三月癸亥有鹿至京師西市門獲之

八年正月鄂州獻白鹿

元和十年五月臨碧院使奏壽昌殿南獲白鹿麇進之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

猴而腰尾皆長色青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開成四年四月有麇出於太廟後之

天祐元年九月汴州進白兔

後漢乾祐二年五月潁州進白鹿

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門獲之比常狐毛長腹馴二足 五月

太白進白兔

周顯德三年潁州進白兔

南漢劉鋹時有野獸觸宮中寢門

宋建隆三年五月有象至黃州黃陂縣匿林木中食民苗稼又

至安復襄唐州踐民田頗為患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於鄧州

南陽縣獲之獻其齒革

乾德二年五月有象至澧州安鄉澧陽等縣又有象涉江入岳

州華容縣直過澧關 十月又有象至澧州澧陽縣城北

五年有象自至京師羣臣表賀以為巨獸由遠方而來國家當

撫有海南之兆也未幾廣南平

雍熙四年五月有犀自黔南入萬州民捕殺之獲其皮角
關寶八年四月陝州平陸縣驚獸傷人遣使捕之生獻數異
十月江陵府白晝虎入市傷二人

太平興國三年果閩蓬集州虎爲害遣殿直張延鈞捕之獲百
數俄而巴州七盤縣虎傷人延鈞又獲七以皮爲獻

七年越州虎入蕭山縣民趙訓家害八口

淳化元年十月桂州虎傷人詔遣使捕之

至道元年六月鳳州梁泉縣虎傷人

三年九月蘇州虎夜入福山寨食守卒四人

咸平二年十二月黃州長折村二虎夜鬪一死食之殆半占云
守臣災明年知州王禹偁卒

六年十月乙丑有狐出皇城東北角樓歷軍器庫至夾道獲之

潭州獻白鹿潁州獻白麕單州獻白麀開封府太唐縣獻里兔

沂州獻紫兔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舊多虎
自興功以來雖屢見而未嘗傷人悉相率入徂徠山而去

九年三月杭州浙江側有虎入稅場巡檢俞仁祐揮戈殺之

熙寧元年九月撫州獲白兔 十二月嵐州獲白鹿

四年九月廬州獲白兔

政和五年十二月安化軍獲白兔

宣和元年二月淄川獲黑兔

七年秋有狐由良嶽直入御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狐與
胡同音

紹興十年春有野豕入海州帝民刺殺之時州陷虜夏鎮江軍
帥王勝攻取之明年和戎以其郡屬虜悉空其民渡江後二十
年有二虎入城人射斃之虎亦搏人又明年魏勝舉州來歸亦

徙民如昔虎豕皆毛孽也漢志龔遂曰野獸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

十一年隨州大洪山有跛虎久為人患近毛孽也

十三年南康縣雷雨羣狸震死巖穴中巖石為碎

紹興中句容縣有狸毛色如虎

乾道七年湖州野象數百為羣秋成食稼農設穽田間象不得

食率其羣圍行道車馬保伍積穀委之乃解圍

淳熙二年江州馬當山羣狐掠人

十年滁州有熊虎同入樵民舍夜自相搏死

紹熙元年三月臨安府民家猶生子一首八足二尾

四年鄂州武昌縣虎為人患虎西方之屬威猛吞噬刑戮之象

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錢之望以孽為瑞

坐黜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出曆大曆六年獲白兔同占是歲

光宗皇帝晏駕

慶元三年德興縣羣狐入民舍皆毛孽也

麒麟 騶虞

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在高平鉅野東北大澤是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麟者仁獸也

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

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麟太平之符聖人之

天告夫子將沒穀梁傳西狩獲麟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者

之徵故云爾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自為孔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

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如也非狩而言狩大得

當言春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

於中國也

於中國也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

七

崇禎三年重刊

漢武帝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麒麟出

安帝延光三年潁川言麒麟見陽翟

四年東郡言麒麟見濮陽

吳孫權赤烏元年武昌言麒麟見

晉武帝泰始元年郡國言麒麟見 二年麒麟見

咸寧五年二月甲午白麟見於平原 九月甲午麟見於河南

太康元年四月白麟見於頓丘

愍帝建興二年麟見襄平

成帝咸和八年麒麟騶虞見於遼東

石虎時郡國送蒼麟十六詳見毛蟲之異

梁武帝天監十年荊州言騶虞見

隋文帝開皇四年兪州獲獸似麋一角四蹄

唐龍朔三年十月十六日絳州麟見二十六日含元殿前麟趾

見至來年改元麟德

元和七年十一月梓州上言龍州界嘉禾生有麟食之每來一

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使畫工就圖之并嘉禾一函

以獻

太和元年十一月河中奏當管虞鄉縣有白虎入重峯觀按瑞

應圖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

蜀王建元年騶虞見武定

三年十月麟見璧州

永平二年六月麟見文州

三年正月麟見永泰 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

四年麟見昌州

宋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北獸一角似鹿無斑文角端有肉性

馴詔羣臣參驗右散騎常侍徐鉉等援引圖史以爲麟乃上言
曰案春秋曰麇身而有角者麟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者明
海內同一主也公羊傳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則麟今國
海內一統故仁獸出實王者之大瑞宰相宋琪李昉等同其義
皆奉表稱賀

雍熙二年閏九月坊州獻一角獸如嵐州麟而特瑞應圖云牡
曰麒麟曰麟

政和五年 重和元年 宣和二年三年 慶元三年俱有牛
生麒麟事詳見牛異

馬異

伏犧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註龍而形象馬也
左氏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
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大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

門而泣之目盡腫公第辰謂地日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
子地出奔陳公不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誑吾兄也我與
國人出君誰與守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爲
宋患近馬禍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公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
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
昭王用兵彌烈師古曰烈猛也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
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
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
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侯相伐厥
妖馬生人

漢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
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向

勿異 馬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一

九

崇禎三年

上也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內懷驕恣後卒舉兵討滅
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
天子親伐馬生角

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

數於北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

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

馬獻之故神異此馬作天馬之歌故云從水中出也

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

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作西極天

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蹄堅利馬之歌

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兩耳前圍長各二寸時王
莽為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哀帝建平二年定襄壯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太守以聞馬國
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為大司馬

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太后收賢印綬賢自殺王莽
代之

後漢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之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
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車與逸象突入宮殿逐馬蹶地時桓帝
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

馬以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代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

生子甘陵相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
郡舉兵相攻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時公卿大夫及左右
數有被誅者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

卷之三十一 崇禎二年

物異馬
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戶
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
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
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
城門馬止力推之不能動倫入輜車乃進此馬駭也天戒若曰
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傳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驪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
戒若曰愍懷寃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
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線胡狄交侵兵戈
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
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
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已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禍又
赤祥也 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
匹同時悉無後尾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
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
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
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銑將
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踴齧人莫能近銑曰此馬見異也

孤常伏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虎尋退
奇之至是四十九歲而駿逸不羈雋比之鮑氏駟命鑄銅以
圖其象親為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
馬死

梁末侯景僭號江南每將戰所乘白馬長鳴蹀足者輒勝垂頭
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筆之竟不動近馬禍也
景因此敗

陳宣帝大建五年衡州馬生角五行傳以為兵象敗亡之表吳
明徹師敗為周師所虜

齊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
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親御六軍擊之

隋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按問主者曰每夜
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遠

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

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
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廐馬

無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亂
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

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廐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

大業四年同占
五月戊申有馬生角長二寸末有肉角兵象

唐武德三年十月王世克為左僕射韋霽馬生角當項
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十八萬匹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

將危亡
文明初新豐有馬生駒一背項各有口鼻生而死又咸陽化

馬生石太如升上微有綠毛皆為禍也

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兩肋各十六肉尾無毛

二十五年濮州有馬生駒肉角

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鬣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

建中四年五月滑州馬生角

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珠以獻

開成元年六月揚州民明齊家馬生角長一寸三分

會昌元年四月桂州有馬生駒三足能隨羣于牧

咸通三年柳州馬生角

十一年沁州綿上及和川壯馬生子皆死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怒壯馬生子

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

二年二月蘇州嘉興馬生角

光啓二年夏四月僖宗在鳳翔馬尾皆啞蓬如篲啞怒象

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許蹄大如七寸

宋太平興國三年靈州獻官馬駒足各有二距

雍熙二年虔州吏李祚家馬生駒足各有二距

四年鄜州直羅縣民高英家生馬前兩足如牛

端拱二年夏州民程真家馬生二駒

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大名監馬生駒赤色肉尾無鬣

宣和五年馬生兩角長三寸四足皆出距時北方正用兵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壩有海獸如馬蹄鬣皆丹夜入民舍聚衆殺之明日海溢環村百餘家皆溺死近馬禍也

五年廣西市馬全綱疫死

淳熙六年十二月岩昌西馬金州馬皆大疫

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長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角茲謂賢士不足

紹熙元年二月丙申右丞相乘馬早朝入禁扉馬斃近馬禍也

嘉定五年正月右丞相入賀于東宮馬驚墮地衣幘皆敗相額

微損事與上同

牛禍

春秋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為近牛禍也

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自立又以喪娶區霽昏亂之成

於口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謂郊牛死則災燔其廟新宮災

秦孝文王五年旃胸行胸行地名有獻五足牛劉向以為近牛禍也

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止臨涇思心失逆土

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秦將致危亡秦不改至於離宮三百

復起阿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曰北山有獻牛足皆上劉向以為近牛

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

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為漢嗣刺殺議臣素益事發免誅猶有恨

心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出於背下奸上

之象也猶不能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咎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

宣帝建初四年冬京都大疫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寵

幸伶人伺求貴人過隙以讒毀之帝不知太后不善厥咎霧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幽州寒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

曰怨譴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刑無罪牛生妖

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大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為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為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為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為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詵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

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霽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霽不禱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桓玄之國在

荆州諸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所吏非常息駕飲牛

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象類

言之又為龍蛇之孽魯宣公三年牛之口傷時以為天不享葉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時紀雖以赴

名而實妄自尊元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爲元帝以

敗
陳宣帝大建三年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

後魏孝文承明元年牛疫死傷大半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土應
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鑿地築山樓殿間起窮華
極麗功始就而國亡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
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近牛禍也黑
周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隋代周旗旌尚赤戎服以黃
隋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
開溝洫

唐調露元年春牛大疫京房易傳曰牛少者穀不成又占曰金

革動

長安中有獻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數足蹄甲
皆具 武太后從姊之子司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

神龍元年春牛疫 二年冬牛疫

先天初洛陽市有牛左脇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開元十五年河北牛大疫

大曆八年武功櫟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貞元二年牛疫

四年郊牛生犢六足足多者下不一

七年關輔牛大疫

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十五年夏渝州江陽有水牛生驢駒駒死

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殺而食之

二年延州膚施縣有死牛復生

宋太平興國九年七月知乾州衛昇獻三角牛

自乾德三年至天禧五年州縣上言民間牛生二犢三犢者凡

一百二十二

自天聖迄治平牛生二犢者三十二生三犢者一

自熙寧三年距元豐八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三十五生

三角者一

元祐元年距元符三年郡國言民家牛生二犢者十有五

大觀元年閬州達州俱言牛生二犢

政和五年七月安武軍言信都縣民范濟家牛生麒麟

重和元年三月陝州言牛生麒麟

宣和二年十月尚書省言歙州歙縣民鮑珙家牛生麒麟

三年五月汝州梁縣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紹興元年紹興府有牛翼刃突入城市觸馬裂腹出腸時衛卒
多犯禁屠牛者牛受刃而逸近牛禍也

十六年靜江府城北二十里有奔犢以角觸人於壁腸胃流地

牛狂走兩日不可執卒以射死亦牛禍也

十八年五月邛州依政縣牛生二犢

二十一年七月遂寧府牛生二犢三

二十五年八月漢州牛生二犢

淳熙十二年臨安府仁和縣良渚有牛二首四足七日而死

餘杭縣有犢二首一身

紹熙十四年春淮西牛大疫死

慶元元年淮浙牛多疫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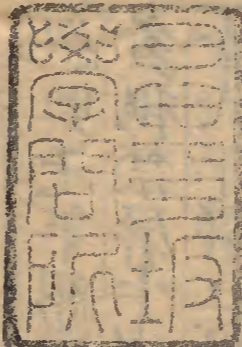
三年饒州樂平縣田家牛生犢如馬一角麟身肉尾農民以不

祥殺之或惜其為麟 同縣萬山牛生犢人首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寬政戊午

